

岁月长 灯火亮

○ 陈清辉

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又是一年。穿过喧嚣的人群,越过电厂轰鸣的机房,摊开布满薄茧的掌心,回首日复一日坚守的岁月,我不禁自问:我的时间,究竟都去哪儿了?

时间在母亲眼角的皱纹里,也藏在我检修过的每一台机组旁。记忆里,她的笑容总是温暖明亮,不知何时,眼角却已爬满细纹,牙齿也悄悄脱落。当她的第一颗门牙掉落时,我转身拭去泪水,满眼都是时光匆匆的痕迹。那些躺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日子仿佛还在昨日,转眼间,我已成为陪伴她老去的依靠。而我的时间,一半给了身后的家庭,一半给了身前的电厂。熹微晨光中,我踏着露水走进厂区;暮色四合时,我伴着灯火离开机房。机器的轰鸣是岁月的背景音,指尖划过设备操作面板的触感,是时间留下的印记。循环往复的大修小修、紧盯仪表盘的日夜、为保障供电而坚守的节假日……时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忙碌中,静静流淌。

时间藏在孩子成长的足迹里,也藏在我鬓边悄然生出的白发中。女儿从襁褓婴孩,到背起书包走进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再到远赴他乡读大学、攻读博士学位,仿佛一瞬间的事。还记得她曾用清澈的眼眸凝望着我,在我怀里安然喝奶,那份柔软与温热至今清晰可触。可转眼间,那个需要我呵护的小女孩,已长成为我遮风挡雨的姑娘。而我,也从初入电厂的青涩学徒,成了即将退休的老员工。当年师傅手把手教我检修设备的场景历历在目,那些略显笨拙的尝试、攻克难题后的喜悦,仿佛就在昨天。可低头看向双手,早已不是当年模样;鬓边的白发,亦无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。

转眼已是半生,一脚踩着中年的沉稳,一脚迈向老年的从容。身边的亲人、同学、朋友,有的已悄然离去,留下不尽的思念。每逢此时,心中总涌起一阵怅惘:人生原来如此短暂,童年的欢畅、青春的热血,都已成为回忆,唯留渐渐染霜的双鬓,与岁月深处的

遗憾。这份遗憾,让我忽然生出强烈的时间紧迫感——再不多和孩子聊聊家常,或许就会生出隔阂;再不多和老友相聚,或许下次相见已成奢望。生命如此珍贵,又如此脆弱,唯有珍惜当下,方能不负时光。

作为一名电厂工人,我深知肩上的责任。我们守护的,是万家灯火的温暖,是城市运转的动力。那些在机房里度过的日夜,那些为抢修设备不眠不休的时光,或许平凡,却绝不平庸。时间去哪儿了?它在每一次安全巡检的脚步里,在每一次设备维修的专注中,在每一盏因我们而亮起的灯火下。它没有消失,只是化作了责任与担当,化作了亲情与温暖,刻进了我们生命的每一寸光阴。

无论时光最终去往何方,我都愿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长河中,守住初心,珍惜所爱,让每一段时光都有温度,每一段岁月都有回响。

清晨六点二十分起床后,去东昌湖边走走,既锻炼身体,也看看晨景。

六点半尚带清寒,踩着薄霜似的晨曦出门,原以为算早,却见环卫工人已在忙碌,小区门口背着书包的学生在等校车……古城的活力,在晨雾未散时已悄然苏醒。

从二十一孔桥起步,向西城门走去,两侧湖光尽收眼底。西街青石板路湿润安静,沿街店匾凝着晨露,不远处的进士坊飞檐渐显。立于坊下东望,光岳楼的轮廓在淡青色天幕下清晰起来,透着岁月沉淀的庄严。

过了进士坊便是步行区,无车马喧。再东行二百米,光岳楼巍峨姿态全然展露。至八十米处驻足仰观,这座矗立数百年的古楼英姿挺拔,宛如静伫时光长河的老者,风雨侵蚀楼体,却似藏万语千言。二层檐下“就日瞻云”四字熠熠生辉,据说晴日登楼可望泰山。遥想昔年文人凭栏远眺,心中应是满溢诗情。

常见游客专程而来,对楼阁湖光赞叹拍照。我虽居聊城,傍古城而居,时常路过,却从未如此细看、如此沉浸。守着丰厚旅游资源,竟迟至今日才真正看见它的美。忽然心生一念:要好好看看这东昌湖。

楼西一尊铜葫芦引人注目。聊城本是葫芦之乡,前不久葫芦节每日吸引上万人赏工艺、品文化。小小葫芦,亦承载一方文脉。

绕至主楼南侧,一层檐悬“宇宙文衡”,二楼是“神光钟暎”,字里行间文化深厚,引人欲探其源。东侧三楼挂“紫气东来”,二楼为“太平楼阁”,较之他面更显磅礴大气。北侧二层“光岳楼”三字苍劲,基座门名“定武”,威严自生。细细看罢四周,满心皆是对古人建筑智慧与文化底蕴的叹服。

离楼沿北街直行,北关街已修葺一新,古韵与便利相融。顺东昌湖西北角缓步,晨风微拂,湖面涟漪轻漾,阳光洒下,波光粼粼。岸边垂柳叶落枝存,随风轻摆,与水中倒影相映。偶有鸟掠过,留下一串清啼。

漫步此间,烦忧仿佛被湖水涤净。一圈约一小时,身体在行走中舒展,精神在湖光城色与人文景致中得以滋养,实为乐事。

此次东昌湖之行,不仅见湖之秀、城之厚,所得亦远超于此。生活未必总需步履匆匆,有时也该慢下脚步,在寻常景致里品出生活滋味,沉淀生命厚度。

如今,我漫步东昌湖早已不单是看景,这不仅是与历史的对话,与文化的同行,更是一段向着生活深处漫溯的感悟之旅。

古城漫步

○ 张健

层峦叠嶂

肖淑丽摄

一梅知岁暖

○ 郭海燕

北风吹彻的日子里,总有人在等一株梅。其实无需等待,执拗的梅早已挣脱寒凉,奔入人间。

风紧紧抱着枝干,缠缠绕绕不肯放手;雪柔化了身形,把湿润递给枝头;连乌雀也一路叽喳,逢人便打听梅的消息。知否?不知也无妨——梅香,终究是藏不住的。

梅最有骨气。左右芳邻,譬如桂花,早在金秋缀满枝头;对门的栀子,也在盛夏送过幽香。可梅有自己的节律,更有自己的坚守,从不肯为谁勉强开花。春暖花开固然寻常,但在漫天风雪中,一朵、一层、一片地绽放,才更见热闹与欢喜。

追香而来的风,一把搂过梅的肩,像老友那般细细打量。这一来,倒让梅羞了几分,一身莹黄嫩得像浸过水的玉,香气也愈发浓烈绵长。面对恰到好处的问候,梅只笑不语,将满怀欣喜都托付于香,随风

飘远。

小雪也匆匆赶来,像个迟到的孩童,没了“傲雪”的架势,只踮脚轻探枝头,生怕惊扰花开。它学着风的样子,轻轻蹭过花瓣,将一身洁净覆上梅的枝梢。见梅不恼,雪愈发殷勤,唤来伙伴一片片、一层层拥着梅花,不厚也不薄。沾了花香,雪也仿佛成了花,久久不愿离去。

风继续吹,雪静静飘。梅顺时而生,身形虽瘦,心却丰盈,从容地抽枝、展叶、绽放。“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那香气能借风远行,越过围墙,溢出园子,悠悠送暖。

这是隆冬,天地似被冰雪封印,梅香却如破晓之光,若有若无,如丝如缕。轻吸一口,芬芳由鼻入喉,再沁心底,仿佛五脏六腑都被雪水涤过,倦怠与浮躁悄然消融。再抬眼,银白世界之中,梅枝傲立,黄花墨干,自成一番凛然的壮美。

想起小时候在乡下,许多人名字里都带着“梅”:蜡梅、红梅、春梅、雪梅……仿佛有了这个字,便得了诗意。连村口八十岁的阿婆,大家都唤她“梅娘”。她们就像村里的花,星子般亮着平凡岁月,尤其在冬天。只要唤一声“梅啊——”,眼里便漾起光来,朴素的日子也添了颜色。

前几日上街置办年货,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小名:“燕儿,老郭家的小燕儿……”回头一看,竟是梅娘家的小女儿,小梅。她笑眼弯弯,依稀还是旧时模样。一走近便握住我的手,絮絮说起家常。临别时,她说家里蜡梅又开了,香飘满院,盼我回去看看。

原来梅一直不远。我静静笑着,心底涟漪轻泛。原来岁月走得再远,那些带着梅香的人、浸着烟火的情,始终未曾远离。